



九州风雅：地名视角下的中国故事



敦煌阳关故址

“九州”，一个刻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名字。它不仅是地理，更是我们心灵归属的深刻意象：节日欢庆时，我们高呼“九州同庆”；面对山河时，我们赞叹“九州四海”；心怀天下时，我们立志“九州共贯”；祈愿盛世时，我们憧憬“九州攸宁”。那么，这个承载着家国情怀的“九州”究竟从何而来？它们又是如何铸就凝心聚力、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？

烟花三月下扬州

盛世繁华之下的一方精神高地

《尚书·禹贡》中，扬州早已作为九州之一被载入典籍——“厥土惟涂泥”“水波扬也”，点出了它多水交汇的地理宿命，正是这片水土，孕育了千年繁华。

隋唐大运河贯通后，扬州凭江淮之利，崛起为“扬一益二”的东南都会，盐铁、丝绸、茶叶汇聚于此，商船络绎，十里长街、灯火通明，一派“繁华扬州梦”的盛景。然而，这座城市魅力不止于物质的富足。北宋欧阳修到任扬州知州，登蜀冈、建平山堂，拆僧房以通远眺，使登临者能“一览无余”。他挥毫写下：“平山栏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。”这一堂庑，将喧嚣世俗隔绝，为文人开辟出精神高地。此后，苏轼、秦观、沈复等纷至沓来，诗酒唱和，使平山堂化作江南文心的象征。这里的文学，不再是浮华的享乐，而是寄托着咏史怀古、忧国思人之情。平山堂因文而名，扬州因文而久，它既是运河之都的富庶象征，也是江南文化的精神灯塔——因运河而生，因文化而永恒。



扬州平山堂

平山堂，拆僧房以通远眺，使登临者能“一览无余”。他挥毫写下：“平山栏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。”这一堂庑，将喧嚣世俗隔绝，为文人开辟出精神高地。此后，苏轼、秦观、沈复等纷至沓来，诗酒唱和，使平山堂化作江南文心的象征。这里的文学，不再是浮华的享乐，而是寄托着咏史怀古、忧国思人之情。平山堂因文而名，扬州因文而久，它既是运河之都的富庶象征，也是江南文化的精神灯塔——因运河而生，因文化而永恒。

刘备借荆州的真相

从民间传说到“借一还二”的英雄博弈

《禹贡》九州，荆州居南，自古便是江汉交汇、水系纵横的战略命脉。春秋在此立楚都郢，三国在此成三国鼎立之势。江山险固，沃野千里，荆州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承载着决定天下的智慧与豪情。耳熟能详的“刘备借荆州”，有借无还”不过是民间传说，真实的历史，是一场更加精彩的权力博弈。建安十三年，赤壁之战后，孙权为共抗北方曹操，确实曾将南郡“借”给刘备作为立足之地。然而，刘备的智略远超“赖账”：他以此为跳板夺取益州，并最终通过多次协商和战事周旋，实现了“借一还二”的壮举——刘备成功保留了南郡、武陵、零陵三郡，将长沙、桂阳归还江东。隆中草庐的纵论天下，赤壁江面的烈焰冲天，关羽守荆州的忠勇，都让这片江汉沃土充满英雄气象。荆州，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战略要地，更是英雄之魂、历史大戏交织的浪漫舞台。



荆州古城

刘备作为立足之地。然而，刘备的智略远超“赖账”：他以此为跳板夺取益州，并最终通过多次协商和战事周旋，实现了“借一还二”的壮举——刘备成功保留了南郡、武陵、零陵三郡，将长沙、桂阳归还江东。隆中草庐的纵论天下，赤壁江面的烈焰冲天，关羽守荆州的忠勇，都让这片江汉沃土充满英雄气象。荆州，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战略要地，更是英雄之魂、历史大戏交织的浪漫舞台。

豫州·九州之“中”

不仅有大象的足迹，更孕育了和平哲思



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象

河南简称“豫”，其根源可溯至《尚书·禹贡》所定的中央之州——豫州。“豫”字从古至今充满奥秘：它曾被附会为“人牵象”的“牵象之地”。这一浪漫的联想并非空穴来风——考古证实，气候

温暖的殷商时期，亚洲象确实遍布豫州大地，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写实象类器物，留下了这段自然史的铁证。

文字学的分析，揭示了“豫”更深刻的内涵：其本义是“快乐、安适”。豫州，代表着先民心中安居乐业的理想乐土，是《诗经》中“琴瑟在御，莫不静好”的精神原点。然而，地居九州腹地的现实，却让这份静好成为奢求。连绵的战火与黄河泛滥，使豫州成为兴衰与血泪的见证地。正是对这种安逸生活破灭的切肤之痛，催生了中原大地深刻的反战哲思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将兵器斥为“不祥之器”，墨子则奔走千里，以“非攻”实践大爱。豫州不仅是中国的地理中心，更是思想的熔炉，这片地理上的“中州”，最终以不朽的哲思，成为中华民族向往和平的文化高地与精神定鼎之基。

梁州气象

一根节杖如何连通了整个世界

《尚书·禹贡》中记载“华阳黑水惟梁州”，这片雄踞华山以南、黑水之畔的土地，涵盖包括四川、重庆、汉中以及部分云贵地区，也就是古代常说的巴蜀之地，山川险峻，文化多元，孕育出坚韧与开拓的精神。梁州汉中城固，也就是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，正是丝路先驱张骞的故乡。公元前139年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，自长安启程，肩负联合月氏抗击匈奴的使命，西出玉门关，踏上漫漫戈壁之途，他辗转异域，不料被匈奴拘留十余年。那根象征朝廷威仪的节杖，成为他坚

守初心、不辱使命的信物。历经艰险归来，张骞带回的不仅是军事情报，更带回一幅通向世界的地图——月氏、大宛、康居等国的地理民情、物产风俗与战略资源，从此开启了华夏与西域交流的新纪元。梁州，也因此由边陲戎地化为文明交汇的桥梁。梁州之名虽渐隐史册，但其开放、包容与进取的精神，早已融入丝路遗风。张骞的汉节传奇仍在回响：无论时代如何更替，勇于开拓、以和平连接世界的胸怀，始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脉动。

雍州古韵

千百年来，阳关何以成为游子的心灵坐标

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的雍州，西至敦煌，东至西河，大致包括今宁夏全境、甘肃和陕西的华山以北地区，以及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中东部。其核心秦中，即关中原，渭水奔流，沃野千里，自古有“帝王州”之誉。周秦汉唐，十三王朝在此建都，雍州的地理格局，也塑造了其独特的边塞情怀。

西汉以来，阳关作为丝绸之路南路的咽喉，既是商旅往来的要道，也是文化交融的枢纽。阳关的盛名，离不开唐代诗人王维的千古绝唱《送

元二使安西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这首送别诗以清新的柳色、浓烈的酒香，勾勒出边塞的孤寂与深厚友情，后人将其谱为古琴名曲《阳关三叠》，琴音悠扬，广为流传。虽然雍州之名淡出历史，但是其文化光芒从未黯淡。阳关，正是雍州精神的凝练象征：它承载了镇守边疆的坚韧，昭示着连通世界的胸襟，更蕴含了对故人的深情厚谊。据“央视百家”